

明

金谿孔子廟學碑

宋 源

金谿縣令李子敬修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舊罅漏者補苴之黯昧者丹堊之學之論堂廟之西東廡與夫肄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爲間者三崇二十又二尺縱視崇而弱其二尺橫視縱而強其十尺肄業之舍爲間者左右各三兩廡視舍其數各再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十月訖功嗚呼元季兵亂邑廬盡毀而廟學歸然獨存是固有相之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爲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成者縣丞楊乾主簿劉祺典史喬思道子敬既相率釋奠已使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一

藝文

教諭曾易徵文於濂濂序其故而系之以詩廟學緣起若三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大賢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驚萬象著懸矧茲鄉學可不亟圖孰其興之實邑大夫機動籟鳴泉赴川增其從之者緝緝繩繩三月之間用幣告成龍礎鳳甍文栒丹楹氣象改觀煥乎聲明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廬式寧其軀匪居之爲娛前軌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則衍其氣夜發星流虹轉學子翩翩期文之顯匪文之爲勗惟形是踐我作我詩爲勸甚力聖謨彰萬古一日有赫其臨敬之無斁

贛州聖濟廟靈跡碑

濟廟者初興于贛漸流布于四方所在郡縣多有之神蓋

姓石氏名固贛人也生于秦代既沒能發祥爲神漢高六年
遣潁陰灌懿侯嬰畧定江南至贛贛時屬豫章郡與南粵接
壤尉陀寇邊嬰將兵擊之神降于絕頂峯告以克捷之期已
而有功館神于崇福里人稱爲石固王廟唐大中年里民
周諒被酒爲魅所惑墜于崖下符爽行賈長汀舟幾覆咸有
所禳諒卽返其廬爽見神來護之於是卜貢江東之雷岡相
率造新廟瘞石爲像奉焉相傳廟初建時天地爲之晦冥錄
事吳君暨司戶蕭君令康黃二衙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
亦繼亡逮今祀爲配神云自時厥後神屢顯嘉應州之東北
有二洲曰藍澱曰乾渡每當長夏水易涸隱起若岡阜舟楫
不通宋嘉祐八年趙抃報政而歸適遘焉亟徵靈於廟水清
漲者八尺清漲俗謂無雨而水自盈也元祐元年夏五月不

雨徧崇山川弗應郡守孔平仲迎神至鬱孤臺燭未見跋甘
霖傾瀉四年東城災風烈火熾將延於庫庾林顏正佩郡章
急呼神曰盍憫我蒸民俄反風滅火六年復災耄倪遙望雷
岡而拜月明如晝忽陰雲四合大雨驟至虐燄頓息建炎三
年隆祐太后孟氏駐蹕于贛金人深入至造水髣髴觀神擁
陰兵甚衆乃旋紹興十九年鄱陽許中爲郡欲新神之宮召
大姓二十人立庭下諭之衆推張銳郭文振心計開敏宜爲
糾率二人謝不能許乃分一番紙如其人之數書二爲正副
字雜封之令自得墨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之則得書者二
人也衆以神與心通不日而宮成一十七年禁兵合山寇據
城逆命子女玉帛驅輦殆盡高宗命都統制李耕殲之陰霾
快逆風爲患士卒弗能前耕私祈焉頃之風順天朗一鼓而

城平自是王師南征無不祠以牲牢乞陰兵爲助者淳熙十六年歲當大比州人士劉文榮以夢徵于神夢三十人執高竹而立因更名筌遂入鄉選嘉定十年夏大霖雨江水暴溢城不浸者三版民懼爲魚泣禱甚哀水尋退亡害紹定三年黥卒朱先率其徒陳達周進蔡發以叛有旨除荆襄監軍陳塏提刑江西仍護諸將致討夜駐廬陵夢神告曰先將竄番禺爾宜速圖塏密命胡巖起李强疾趨至贛合三寨兵戮之淳祐七年湖南夷獠曾甲嘯衆唱亂聲搖江右部使者鄭逢辰檄王舜進攻如有神立青霄上兇徒沮駭卒就殄滅九年安遠崔文廣爲變倚石壁作窟穴潼川姚希得來持憲節駐兵守之久且弗拔寇見雲中若旗幟飛翻其膽遂落渠魁乃擒景定三年郡有黎氏獄胥吏受賕榜掠良民使之承左司

吳革疑焉神告以兆卒白其冤元至元十七年閩卒張彥真入廟舌吐數寸足懸半空自述其陰私頗悉類有人鞫讞之蓋神之顯靈其事不翅數百而於雨暘疫癘之禱驗者尤夥備見於唐宋碑碣及嘉濟實錄濂唯各舉其著者書之所不書者可以例知也宋寶慶間莆田傅燬爲贛縣東尉豔神之爲撰爲繇辭百章俾人占之其響答吉凶往往如神面語之者此亦陰翊治化之一端也吳楊溥時以神能禦菑捍患有合祭法署爲昭靈王宋五封至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三易封爲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復更之以今額其褒揚可謂備矣至若高宗所賜赭黃袍纏絲碼礪帶及南唐李煜五龍硯至今猶藏廟中云濂稽諸經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士有疾病則行禱於五祀先王必

以神爲可依故建是祠祀之制也世之號爲儒者多指鬼神於茫昧稍與語及之弗以爲誣則斥以爲惑不幾於悖經矣乎有若神者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自漢及今孰不依之雖近代名臣若劉安世若蘇軾兄弟若洪邁若辛棄疾若文天祥亦勤勤致敬而弗少怠是數君子者將非儒也耶何其與世人異也濂初被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祥後果入翰林爲學士心久奇之今故特徇祝史章法凱之請爲撰靈跡碑一通使刻焉或謂高帝未嘗伐粵第遣陸賁賁璽綬立佗爲南粵王濂按傳記所載嬰之略定豫章在六年庚子佗之稱臣在十一年乙巳其未臣之前惡知不來侵境而嬰擊退之耶恐史家以其事微故畧之爾敢并及之系之以詩曰神雷之岡翠嶠嵯峨五螭天矯含精徽崇祠四阿儼翬飛像變翕輶五采

施陰爽襲人動曾颺發祥傳自炎劉初粵氛侵徼告捷期豈或天星隕魄爲降靈于人贊化機以石爲氏理則宜大中卜遷墨食龜有聲颯颯達四垂風霆號令疑所司斥逐厲鬼鳴兩時禾稷穰穰歲不饑編氓鼓腹酣以嬉建炎火德值中衰宮車駐驂贛水麋完顏黥卒大步追神兵暗樹雲中旗卷甲疾走如竄狸莫徭嘯呼引獠奪禁軍荷殺據城陴屠劉壯健到嬰兒威神有赫助王師一殲兇豎無子遺貢江水落洲如坻巨舟皆膠牢弗移鞠躬再拜叩靈墀赤日火烈雲不衣洪濤清漲沒石磯陰翊王度功何疑紫泥鸞誥自天題爵爲眞王手執圭風馬雲輿時往來赭袍籠黃帶纏絲五龍寶璽角鬣奇襲藏山中夜吐輝陽陰幹運無端倪焄蒿悽愴如見之休咎有徵神所持委以恍惚邈難知奚不來索庭中碑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南昌城南有佛刹曰千福相傳唐天祐中異僧惟一之所建也經營之初發地得鐵函四周金繩界道中有古劍一舍利三百餘顆青紅間錯其光熒然於是建寶塔取舍利藏焉改千福爲繩金塔院落成之日蕪梅檀香香氣鬱結空濛中僧伽大士顯形其上正與塔輪相直萬目咸覩疑異僧蓋大士之幻化云初郡多火災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之已而果驗宋治平乙巳知軍州事程公某以其有關於民鳩錢二十五萬修之紹興庚午尚書張公某來佩郡符復倡葺之一日塔影倒現於冶工游氏家上廣下銳層級明朗寶輪重蓋一一具足元至正壬寅戎馬紛紜院宇鞠爲樗櫟茲塔瓴甕亦且摧剝殆盡乙巳夏院僧自貴與弟子匡弘同袍善慧各拙衣

孟之資剏庫堂於東偏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清泉蘭若僧道溟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薰爐向塔前發大弘願誓盡今生爲之持曆走民間施者多應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甕自顛墜稠人中咸無所損傷又五色光起塔間圍繞良久而沒冬十一月塔完塔凡七成各六稜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瓏簷牙翬飛寶鐸如語已酉春道溟示寂匡弘等益聚施者之財造釋伽寶殿搏土以肖三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中瘞曼殊師利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巖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三門門內甃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則甲寅冬十一月也惟我如來弘開度門樹塔立廟所以使其見起信信爲一切功德毋萬善皆自此生非徒聳觀瞻而已

也矧能助地形之勝消弭災害陰騭生民廢而不興是豈人情也哉道溟之與三比邱精進弗懈終能遂所志而後止非其才有過人者不致是也臣弘等不遠千餘里來請予記因爲歷序其事而係之以贊曰稽首大慈父利益於羣生寶塔之所建種種諸方便聳起霄漢間有如蒼龍角人有遙觀者至誠皈命禮不待登伽藍已足攝驕慢所以四大海無處不建立異僧何國人杖錫來洪都指地發鐵函中有舍利羅光耀奪人目其數過三百封緘重瘞之樹塔鎮其上四衆方作禮香霧空濛中乃見僧伽像作彼慈憫相身被鬱多羅手執青楊枝欲開甘露門以解熱惱故成壞雖相尋神幻終不滅影倒冶工家下銳而上弘化導於衆生示以順逆故忽遭戎馬興鞠爲櫛翳場巋然撼風雨中有不壞者溟等發弘願誓

加莊嚴力熒熒五色光出現于塔表萬目皆瞻仰以爲未曾有施者如川至不日告成功欄楯互周匝洞戶各軒敞帝網日交叅寶珠仍絢爛繪畫諸菩薩以及天龍象擁護於後先生獰若飛動自茲彈指間湧殿及崇閣一一皆現前鎮茲清淨域福徧一切處畢方不敢見永無鬱攸孽人見有爲迹不知皆無爲會事歸一心無非無上道我今作贊辭筆下起樓閣內有無縫塔光覆大千界一涉思惟間即墮外邪見

豫章許韋二君功德碑

胡儼

豫章許韋二君者晉旌陽令許君江西觀察使韋君也按道書許君名遜字敏之其先汝南人漢末其父避地豫章之南昌因家焉敏之自少博學于天文地理陰陽律歷經緯之書非不貫通尤嗜神仙修煉之術初得西安吳猛所傳精修不

惟道德日尊乃以晉太康元年起爲蜀之旌陽令表忠孝除
煩苛開諭善道吏民化服點石變金代民輸賦標竹施水病
者以甦慈惠之政流聞遠邇感慕之至形諸歌謠既而棄官
東歸遊嵩陽聞丹陽有女師謚母者多道術往師之得寶書
符券斬邪飛步之法于是誅海昏巨蟒以除民殃斬江湖老
蛟以息水患川澤無罔象之虞山林絕魑魅之怪復冶金作
柱以鎮昏墊環千里之間民物奠安其功大矣韋君名丹字
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唐秦州都督琨之
元孫太師顏魯公之甥孫也文明以世胄之華又從學魯公
故其識見才器超于等倫其歷官遷次所至政績具見唐史
及韓文公墓銘今獨以其觀察江西者書之文明之治江西
也罷八州冗食以紓民財教民陶瓦以免火憂築堤捍江疏
斗門以走潦水民不陷溺開濬陂塘以灌田疇而民足衣食
又爲南北市營以舍諸軍歲旱則募人就工而人不病饑復
爲長衢夾兩營東西七里而人去溼汚凡爲民去害興利殫
厥心無遺便所以垂裕于後者其功亦懋矣二君於民功德
若此而報祀不舉豈非曠典歟祭法曰德施于民則祀之能
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由此而言二君之祀於禮
爲宜然舉而行之則存乎其人焉按察使臨漳石公璞有猷
有爲刑清政簡乃舉二君之事封章上聞遂命禮官具祝冊
每歲春秋方面重臣揆時備物祀祠下諸公奉命惟謹許君
仍舊觀以祀即鐵柱延真宮也乃作新祠于觀中西北以祀
韋君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表昔賢沒世之功德舉千載因
循之曠典達思慕無窮之人心石公之言朝廷之命一舉而

並得之矣儼郡人也報本之心同于齊民既書二君之功德
又復系之以詞曰粵若旌陽天賦非常積仁潔行規圓矩方
製錦於蜀豈弟慈祥化金代輸民歸流亡標竹置水沈疴獲
康作民父母頌聲洋洋解組而歸送者裹糧神母授受金籙
玉章呼召風霆陰陽翕張毒蟒據穴百里罹殃耄倪感頌君
心憫傷老蛟變幻江湖茫茫人將魚鼈給我慎卽化捷卧沙
匿潛湖湘誅蟒斬蛟神化無方耕桑奠居厥功莫量表表武
陽勛公之孫教育外祖魯公之門高朗振邁出類超羣敷歷
中外益茂厥聞爰來豫章觀察八州罷除冗食財用以周易
茅陶瓦民無火憂築堤捍江疏竇走潦水患永息民獲相保
原野甌窶時罔有秋滌陂濬塘禾稼滿篝生遂樂利斯民之
休千里湖山惠施仁流元和政績卓然罕儔簡在帝心琢碑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一

藝文

八

以留歷世滋久浮屠遺邱侃侃石公論世尚友昭茲祀典實
貽諸後神功休德同垂不朽

晉侍中大將軍溫忠武公廟碑

豫章城南有晉侍中大將軍溫忠武公廟者以公之墓在也
公咸和初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征南將軍鎮武昌豫章乃
江州刺史治所也公至豫章親祭徐高士之墓仰其風節愛
其山川言于朝曰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單車刺史居之事雖
不行而心實重焉故臨終之日與陶侃書蓋公之葬豫章侃
從公之意也後朝廷追公勲德將爲造大墓于明元二帝陵
之北侃上表并公書得停移葬今廟之後有坎隱然實公之
墓故老相傳舊碑載墓去廟三十步初廟近排岸司瀕于江
歲久爲水齧今廟徙墓居矣而舊碑亦湮沒世俗無知者因

司馬溫公豈以公嘗爲劉琨右司馬故耶鄉人歲時
惟謹有以祀禱者輒不得卜復禱曰廟無碑豈非欲得
祭酒之文乎遂得吉卜嗚呼公之事載諸史冊章章然輝映
今古公之精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亘千載猶一日公豈以余
言爲足傳耶特以余能證其訛耳謹取公之履歷始終大概
著于後使讀者知公不復訛爲涑水先生也按傳公諱嶠字
太真河東太守恪之子也初爲都官從事東閣祭酒補上黨
潞令北平大將軍劉琨夫人公之從母也琨請公爲參軍復
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
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公爲右司馬屬二都傾覆元帝
初鎮江左琨以公爲左長史檄告華尼奉表勸進帝嘉之尋
拜散騎常侍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明帝即位拜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一

藝文

九

侍中轉中書令王敦逆謀表補丹陽尹公還都奏之加中壘
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及敦兄王含同錢鳳奄至
都公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擊含敗之封建寧縣開國公進號
前將軍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公遂有江州
之命未幾果反公屯潯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
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公乃遣王愆期奉
征西將軍陶侃爲盟主于是侃率所統與公同赴京師戎卒
六萬旌旗七百餘里直指石頭公又于四望磯築壘以逼賊
侃督水軍向石頭公與庾亮率精勇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
其將士因醉突戰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其子碩嬰城
自固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于公公從別駕
羅洞言進攻榻術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登

公舟時陶侃雖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于公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議將留公輔政公以王導先帝所優固辭還武昌公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公之本末如此嗚呼公當晉室之微能以勞定國豐功偉績不獨著于王室而豫章之人不受王敦蘇峻之禍公之利澤深矣公不棄豫章而妥靈于此豫章之人豈能忘公此所以世世祀公而不絕也公之祀因祭法余故表而出之求余文者鄒鵬南復作詩以遺之俾與其鄉人歌以祀公其詞曰五馬浮江典午微中原塞擾竟莫支惟公天授豪傑資弘毅有猷復有爲仗劍南來歷嶮崎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一

藝文

十

清潭集虛觀碑

解縉

新淦玉笥山自秦時有九人者避徒役來隱于此後稍稍散六數百里之間名山勝迹皆其所占若吉水清潭集虛觀其

一也觀額自唐乾封元年道士高士寧所奏請前白覆之峯常有白雲覆之瀑布垂虹亦傳有白雲仙者於此得道自觀中出而望之如玉笥然觀後東山綿延如列屏障世傳山頂晉時有楊仙于此沖舉石上履迹宛然余嘗遊而見之觀之左有北華山之秀其右則清潭白沙澄江如練有漁人數家瀨濺濺如鳴琴長松覆之鷗鷺並集於其間雖畫圖之工有不能及也但觀相傳爲危仙煉藥之所而觀前有亭曰南陽以爲鄧仙而設余嘗觀玉笥何君六石有太史黃庭堅詩云九仙同日上龍湖盡是驪山所送徒惟有鄧君留不去松根搯鼎煮菖蒲亦但云鄧君凡丹竈之墟亦皆其所遺也而石又獨云何君與詩不相應又疑鄧乃何字之誤抑二君固在九人之列歟夫所謂仙人固能往來人間又以清潭集虛山

水之清華若此安知九仙者不嘗往來而至于斯歟觀之興造在宋猶盛殿堂樓閣巖巖翼翼長廊曲徑與複壁重門相爲掩映誠齋楊文節公題字具存余嘗過之未嘗不周回觀覽而慨然弔古於斯也其諸老宿若歐陽紹先黃通言李道一劉如雲皆能修葺觀宇以爲其徒庇依入國朝住持道士周若川班首若愚知觀李希白郭尚陽皆能自樹立觀爲藂材東西道寮之盛又有過于前者而未有記也永樂五年某徵爲神樂觀舞生以記爲請余未暇也又明年而成之奉詔來京師循裡事畢將歸具觀之始末復以請乃爲之記而系以詩曰洞天郁郁仙所都避秦亦有驪山徒九仙同日上龍湖世傳此事應模糊漢皇求仙溫詔數築壇除道通蜀車玉笥天降仙冠裾環山百里草木萼清潭上有丹鼎爐危仙陟

降來此圖有唐中葉誰所廬大寧高君起集虛白沙翠竹相
縈紆瓊林瑤樹枝扶疎文節大書照金鋪鸞停鵠峙霞采俱
塑像儼若天神趨觀者起敬神怡愉祈靈集禧災害除上應
列宿斗牛墟萬歲永奠東南隅

重修福田明覺寺生佛道場碑

雩都漢縣也灌嬰城在焉山明川秀地旺物繁德人善教藏
席其間如是我聞福田明覺寺去城百餘步環山洎疇勝甲
於邑蓋福田寺之總名統其間者十而明覺爲稱首近額也
在寺之東偏本始自梁天監至唐末五季有僧姓吳諱文祐
家于信豐聞贛之鹿山秀異杖錫扳躋蛇馴虎伏樹剝而居
久而去之遂止于雩是時明覺曰僧伽院文祐主焉人稱爲
吳僧伽云佯狂市肆葷酒無嫌由是爲人驅逐一日竄其園

竹間大呼竹將爲帚未幾林竹枯死人始驚異邑人曾德泰
垂老無嗣萌意飯之款其門言當有子已而果然有孫德峻
者之汀州武平謁定應禪師師曰雩陽有佛僧伽吾法弟也
寄之一扇舟還巖岸僧伽迎問而徑取之由是昔之笑侮者
皈依詈逐者媿悔而皆號爲生佛矣至祥符己酉六月遍辭
交友無疾而化邑人不忍火之塑而祠焉至于今不壞化之
日邑人邱繼茲遇于蜀之河梁問言疾應偃僂風趨追之不
及繼而數有見焉化身髮鬢嘗生邑之人士水旱疾疫凡盜
兵不測之災祈感響會嘗有狂賊縱火方然望寺而滅又時
毀寺恍惚遇佛投刃而拜凡此功德利潤雩人不可殫紀傳
之父老刻之金石其可信也已可謂靈也開禧勅封靈濟大
師嘉熙加封慈祐咸淳加封慧應至于六字可謂顯也嗟夫

僧伽遠矣有作于前有承于後不其大可喜歟自元盛時寺
祖師榮昌三傳爲都綱廣御徹今了明師法號秋月姓陳邑
之著姓洪武壬戌天子命爲僧會以金剛智慧積山海功因
有維新撒舊之功於時火自御書閣延燒而生佛歸然獨存
蓋圯壞宜易維天維佛所以啓明師成此勝事也故曰不有
廢者其何以興非歟善哉於是捐貲不吝叩善咸施殿堂門
寢樓觀廩潔一新其故初寺有林竹巨竿後已枯死生佛化
去有竹生其基下行而益茂中絕者久之今鬱然滿山皆非
偶然是可書也舊寺三門有唐咸通三年記李少鴻書宋嘉
祐元豐有王鴻記各一通開禧勅封一道石刻具存余初來
贛見有坊曰生佛怪而問之少長爭言昔吳生佛化來此出
門不見因已嘆異及來零陽予友彭君子信偕邑人士孫君

思遠倪君直籍籍言其故且曰了明之善承也予質之老成
郭公銘善廣文黃輔君佑示其所記是用立碑以昭無極詞
曰西方有佛言湮迹遠中州生佛諸佛之選廐山奇嶮棄而
弗閱寧多善人可以誘說猗嗟福田寺將千年有緣明覺佛
來處焉放浪佯狂變化無方或亡或存或穢或薌久而益著
信及懺庶滅而長存以福其寓當其在世慈愍利物捍患禦
災有永無歇每歲六月不以蒸熱填門軋銜白首髦結來拜
邾邾佛母我違有憑有處了明之爲祇園布金梅檀作林雪
多君子幸聽予箴禍福無門吉凶相尋常如敬佛即佛是心

聖人之道窮天地亘古今而益顯故聖人之祀亦窮天地亘
古今而無間蓋其爲道大而君臣父子之倫微而日用常行

之埋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苟一日無之則人之道幾乎熄矣若是則享祀萬世與天地相爲悠久也不亦宜哉洪惟聖朝疆土之廣亘古所無郡邑皆有孔子廟而尊崇之典享祀之儀自漢唐以來未有若是其盛者列聖相承法孔子之道以弘堯舜之治者先後一揆屢詔天下修理廟學所以隆報本之義也饒江右名邦宋范文正公守郡時建廟學于城東東湖之北迄元之季燬于兵燹其舊址鞠爲邱墟旁近之民冒爲已業洪武初郡守陶安弗欲窮其民乃即桃源山麓而改建焉中大成殿以祀先聖高明宏敞足稱觀瞻歷歲旣久風雨震凌日就傾圯宣德改元建安程賜領教授以修復爲已任當事諸君咸贊成之僦木石陶瓦甃百需咸具乃諏日興作民之富者捐貲貧者出力趨事赴工廟貌灑然一新視昔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一

藝文

古

加嚴賜嘗以較文聞來京師請予記其事將饒諸石旣記之復系以詩曰大哉聖道垂千萬年紀事之隆隆古則然矧育賢春秋二時薦裸益虔饒實名郡大江之右有廟翼翼歷歲滋久猛雨斜風摧摧楠朽弗稱具瞻有愧官守丕隆報稱厥有明命赫赫若臨敢不祇敬僚案協勞民工趨令易朽爲堅支傾以正棟宇山立輪奐飛莪其嚴肅肅其儀拜謁有位釋奠以時聖神洋洋儼若在茲師表萬世先聖之道惟其大者曰忠曰孝咨爾饒士是則是效俯探聖謨仰瞻廟貌粵有貞石勒詩以告饒人勗哉恪遵聖教

興國重修孔子廟碑

陳謨

洛陽賈侯思復繇明恕廉勤擢知興國縣視篆旣月爲吳元年永惟將隆化本必厚教基惟是獲上信下悅近來遠邇之

而動神之而宜唯聖訓焉是依乃相廟學有其廢莫或舉者
有其敝莫或改者有其遺

者大懼無以尊明祀示永

久舊制櫺星門孔道抵城濠端直平豁宋元間民侵沒且百
年望宮牆者窘仄由徑不良于履視前尹屢規復屢沮侯力
復之會部使者至民復有沮者侯指陳益力使者周觀大是
之肆得以闢乃加甃焉夾樹仍牆雜植佳木參差蔽虧外伉
總門丹碧翬騫內浚泮池芙蕖槐柳停蔭清漪壓以飛梁俯
以亭檻觀者改觀兩廡從祀棟宇震凌者易粉墨蕭瑟者煥
禮殿冕服采色彰施削去不度章數等威折從禮典舊有三
程祠伯子叔子立侍倣先師位改侍坐焉舊闕文昌祠規講
堂左築宮闕像設焉勒孔子像于貞石邊筐俎豆尊罍拊爵
百爾器備肄習有齋燕坐有席庖饌有舍祭器有所垣庠者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一

藝文

五

崇甍壓者植甍闕者補渠壅者通自一瓦一桷罔或疏圯此
一役也侯倡之次年主簿王君繼先實來聰敏練達併力一
心贊幕胡君德中相協厥成致完致美邑人聳嘖歎所未覩
每朔望從僚佐引儒彥談經訂史坐堂上旣乃人賦詩一躬
校工拙厲其不逮以爲常聘禮碩師增弟子負復其身勗其
業時與揖讓降升飲食談詠人艷其榮焉及是校官趙炫者
儒李士俊等合辭來謁文刻石惟夫子身雖素王而賢於堯
舜位雖大夫而師表百王雖不有天下而以萬世爲土秦滅
棄以覆漢表章以興聖何心焉其教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有民人社稷者斷斷乎斯其的也已惟賈
侯不鄙夸其民陶以豈弟動以禮樂均賦役也制役必緣稅
制稅必緣畝護善良也坐彊梁讎殺者盡殺不恕躬化理也

訟庭自清竭誠感也甘澤屢降斯可云形愛人之實矣是邑故產英碩最其尤者唐鍾紹京宋李先之輩蔚爲名臣騰耀史冊罔辱聖門今茲濟濟祁祁不尚有繼先哲者乎邑長貳人興廟學茂育菁莪如是厥效必將表著方來是皆在所宜頌頌曰有文斯廟表茲平川鄒魯是承洙泗是源有倬其道坦坦平平率履以達階之聖垣淪囂沒溷孰清以汰復古之規侯功是賴抑抑賈侯民懷其愛母爾師爾靡厭靡怠聖門之役羣歡輩趨材良工哲巧殫力輸巍巍煌煌素王之居泮水樂只奚斯頌諸袞裳劍履瑤琚玉藻不愆以式其風肆好八埏流虹垂光講堂孝友張仲來降文昌文翁漢代栖筠唐室邁勛旂常興學殊蹟有美平川章甫深衣時節春秋蚤夜競持聖訓丕融侯德不替刻石廟庭欽于世世

江西通志

卷一百二十一

藝文

六

東平王廟碑

何喬新

廣昌之東園有祠曰東平王廟者宋咸淳中縣令朱汝賢所立以祀唐忠臣張睢陽也按史王諱巡舉進士累官眞源令祿山之亂起兵討賊與賊將令狐潮尹子奇等大小四百餘戰屢挫賊鋒後以孤城援絕力不敵以身死之當是時逆氛起河朔蹂躪河華兵旣蔓延幾徧天下而王以區區睢陽扼其衝賊死咋終不敢越而南江淮之間晏然不識兵革者王之功也王之將死也西向再拜曰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道家者流遂謂王受命上帝爲瘟部帥察民善惡而賞罰焉其說竊冥蓋不可究然江淮之民慕王之忠烈且信道流之說故所在立廟水旱癘疫必禱焉其應如響東園之祠其一也永樂甲申廟圯于水正統庚申邑民始修復

之時先公爲刑部侍郎記之甚詳歲久滋敝天順八年冬十一月予從兄本堅弟喬福暨耆民吳大成居士揭仲雍大覺寺僧道霖等始合衆力而新之中爲正殿後爲寢室前爲飲福之亭越明年夏六月廟成簷楹翬金碧絢麗柱栱嚴整劒佩歲蕤耆稚聳觀以爲有廟以來未覩茲盛道霖因予弟喬年求紀其成績夫王之忠烈無以贊爲矣論者或謂三生鄧州死節睢陽其平生足跡未嘗履江南廟而祀之恐非先王制祀之意是不然宇宙間屈伸變化不可測度者神也神之所以然者氣也得其氣之剛大靈著者則爲偉人發爲忠義之業炳然巍然不幸而死其精爽耿耿者不爲異物漸盡復爲明神無所不之焄蒿悽愴隨所在而著見焉若王是已廟食于茲夫何疑哉初王著神南土號封累加其曰東平威

烈昭濟顯慶靈佑王者宋景定元年十一月所封也乃作歌遺之使邦人歌以祀王庶幾飈游來格降福于民焉其歌曰桂醕湛兮瑤觴簫鼓鉤兮中堂靈連蜷兮未來渺予思兮睢之陽靈之來兮旗纛繽紛駕赤虬兮驂蒼麟霽雲先驅兮殿以萬春歆我烝嘗兮穆且欣嗟天寶兮多屯胡騎闕兮關河昏長蛇在闕兮龍在野悵孰埽兮妖氛靈哀憤兮援戈起彎烏號兮射妖豕北風競兮西日蒼涼力旣竭兮繼之以死身雖死兮精爽不亡陟降帝庭兮察陰陽察民善惡兮降殃祥龍岡之下兮旰之許松筠蕭穆兮綠陰承宇朝出游兮暮來歸越千歲兮毋遠茲土屏蠹賊兮驅癘鬼錫我百福兮壽且祉靈之降福兮不那我民報祀兮終古無已